

棉质的母爱

■张文美

每到隆冬,故乡古镇棉花作坊里总会传出“咚咚咚”的弹奏声,苍劲有力、富有旋律。没错,一名民间匠人左手握住弯弓柄,右手拿着木锤拍打牛筋做的弓弦,正在弹棉花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爱种棉花。暮春时节种下棉籽,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棉花苗生根、发芽,茁壮成长。到了夏末,枝上就缀满了小巧玲珑的棉桃。秋天,在西风的催促下,棉桃绽裂,捧出一张张洁白的笑脸,丝丝缕缕缠绕着温暖的心。

清代诗人马苏臣的《棉花》,写出棉花关联着苍生的冷暖:“五月棉花秀,八月棉花干。花开天下暖,花落天下寒。”其实,成熟的棉花并非“花”,只是棉籽上表皮的毛纤维。但人们依然称它为棉“花”,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它由衷地喜爱吧,它像花一样给人温暖与希望。

秋日黄昏,我经常看到母亲挎着一只竹篮,弯着腰在棉田里采棉。虽然棉花很柔软,但挺拔的棉枝、干裂的棉桃壳却十分坚硬,还带有尖角,很容易划破手指。母亲小心翼翼地采摘风干

的棉花,提回家后再一朵一朵地挑拣,将沾染的茎叶杂质仔细剔除,然后铺在竹匾中晾晒。那样子真像一大盘洁白的美玉。

初冬,母亲将晒干的棉花拉到镇上的老作坊,去籽后,在现场加工成被絮,留一部分给我们做棉衣棉鞋。母亲一直喜欢传统的弹棉花工艺,那富有节奏的“咚咚”声,是棉花的生命咏唱,是“但愿苍生俱饱暖”的肺腑之言。

严冬到来之前,母亲会将新弹好的被絮缝制成新被子,确保我们温暖过冬。剩下的棉絮,母亲用来给我们做棉裤、棉袄、棉鞋,因此我们每年都能穿上新的棉衣。冬天,我们喜欢玩雪、滑冰,经常弄湿棉裤和棉鞋,对此母亲早有准备。我和弟弟妹妹的棉裤、棉鞋每人至少两件,保证能及时更换。

2006年年初,我在广州结婚,母亲送了我一个大礼包:一床5公斤重的棉被。我知道,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,里面的棉花是母亲亲自种植采摘的,一丝一缕都是浓浓母爱,一针一线都是深深祝福。可惜,广州的冬天几乎用

不到这么厚的棉被,它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躺在衣柜的最深处。

棉花,是人间最温暖的花,恰如母爱,厚重、温暖。我知道,只有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年月,才知道温饱的可贵。作为一位农民母亲,年年种棉是保障子女不受冷挨冻的本能体现,带有朴素的乡土情怀。那份棉质的母爱,足以温暖我的一生。



念念不忘

生活手记

游戏心态

■赵瑶

女儿有些咳嗽,我带着她去医院就诊。等待就诊的间隙,女儿见有的孩子捧着手机在玩,也缠着我要手机。正巧工作群里来了新任务,我头也不抬地忙着打字回复。女儿见我无理她,哼哼唧唧地不停摇着我的手臂吸引我的注意。一时间,我被她吵得心烦意乱,又不忍心呵斥生病的孩子,便灵机一动,想了个“寻宝游戏”。

我微笑着对女儿说:“我们来玩寻宝游戏吧!我来考考你的眼睛厉不厉害,仔细看看,周围有穿绿衣服的人吗?”

女儿一听“玩游戏”,眼睛立马亮了,放开我的手臂在附近搜寻起来。不一会儿,就兴冲冲地走过来,小声对我说:“妈妈,我找到了!旁边的房间里有个在输液的小妹妹穿着绿衣服。”

我故作惊讶地张大了嘴:“这么快就找到了,也太厉害了吧!接下来我一定要难倒你,附近有穿绿色裤子的人吗?”

我们玩了好几轮。刚开始,我只是为了逗女儿,分散她的注意力,玩着玩着,我自己也兴趣盎然起来。我发现了许多比较少见的衣服颜色,如柠檬黄的裤子、大红色的鞋子、紫色的上衣……没想到都能在这小小的儿科诊室里找到。

它们的主人来自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,却同时相聚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科室里。我们素不相识,却在这“寻宝小游戏”里产生了奇妙的交接。一个小游戏,不仅打发了我们母女俩无聊的候诊时光,也让我开始留心起身边的过客,借由衣服的颜色无意间窥探了生活里多姿多彩的另一面。

刚满6岁的女儿天性好玩,我也乐得陪她玩一些自创的小游戏。从医院步行回家,走累了,我们玩数数接龙的游戏,从一个一个地数,到两个两个地数,再到五个五个地数,正好复习了老师要求的数学作业。数腻了,我们就随意找块小石子,漫不经心地往前踢,一脚又一脚,一不留神就走到了家。遇到石墩,踩上去,跳下来,假装自己是空中飞人。遇到盲道,假装两边是岩浆,小心翼翼地走“独木桥”……

喝药时,我们玩“剪刀石头布”的游戏,女儿赢了,只喝一小口,输了便喝一大口。写数学作业时,我引导女儿给自己计时,每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,我们便兴奋地欢呼雀跃,庆贺她顺利完成了“闯关游戏”。练完字,我拉着女儿检查,一个字一个字地评价,看哪些字可以“得星”,积累星星也成了她练字最大的动力……

各种小游戏像给我们的生活安了个调色盘,让平淡的日常多了许多的乐趣。游戏的心态也让我们生活多了许多惊喜。一个个小游戏汇聚成了孩子童年欢快明媚的乐章,也是独属于我们母女俩的浪漫回忆。

在游戏中,陪伴女儿快乐成长。玩着玩着,我渐渐有了些感悟:生活就是个巨大的游乐场,每个清晨的阳光,昭示着新一轮游戏的开始;每个夜晚的星空,是今日战绩的见证。在人生这场没有终点的游戏里,大可不必在乎一时的得失,只管尽情地去感受当下的快乐,以积极的心态认真应对每一个“关卡”的挑战。

花开诗旅

冬日枯草

■彭胜发

在凛冽寒风的轻抚下,
冬日的草,一片枯黄。
纤细的身姿弯折,
却未向冰雪低下倔强的脊梁。

曾经的青翠不再,
生命的色彩悄然隐藏。
但你看,那叶尖的锋芒,
仍透着对春的渴望。

霜花凝结在脆弱的草茎,
像是岁月赠予的银装。
晨曦中,微光闪烁,
是它们沉睡中的梦想在徜徉。

根部紧紧抓着大地,
在寂静中默默守望。
等待春风的号角吹起,
再次染绿希望的远方。

它们不悲不喜,
任时光雕琢沧桑。
用坚韧,书写着轮回的篇章,
演绎着不屈的力量。

它们不悲不喜,
任时光雕琢沧桑。
用坚韧,书写着轮回的篇章,
演绎着不屈的力量。

【冬枣树】

每年冬天,父亲都会带我去枣树下走一趟,检查枣树的生长情况。冬日里,枣树光秃秃的,只剩下枝干和一些枯黄的叶子。在父亲眼中,沉寂的枣园却有着一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。冬枣,不仅是我家的一部分,也是父亲辛勤劳动和希望的象征。
——庄俊商

【酸菜飘香】

母亲腌的酸菜,黄澄澄的,既漂亮又好吃。每当秋末冬初,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,精心挑选新鲜的大白菜。洗净后,把白菜一棵棵整齐地摆放在院子里,阳光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。母亲总是说:“好酸菜,三分在菜,七分在腌。”这句话可藏着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智慧。
——郑显发

大千世界

一根藤上七朵花

■子安

南方的冬日并没有北方那种寒冷彻骨的凛冽,但仍有一种凉意透过衣襟、沁入肌肤。阳光斜射在蜿蜒小径上,给寒冷的空气增添了几分温暖。我牵着孩子的小手,像往常一样漫步在熟悉的路上。山间的风轻轻吹拂,带来一丝凉意,却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们沿着曲折的小径缓步前行,偶尔停下来拾起几片被霜打过的樟树叶。放在手中,还隐约能闻到樟树馥郁的芳香。孩子在一旁欢快地奔跑,不时弯腰捡起几块光滑的石头,然后兴奋地向我展示。忽然,孩子兴奋地喊我过去:“妈妈,快来看这根藤!”我走近一看,只见在一块覆满青苔的石头旁,一根纤细的藤蔓悄然攀附在石缝中,藤上竟开出了七朵小花。

七朵小花如同七片云彩,轻盈地停驻在这片初冬的寂静中。花瓣颜色虽淡,却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坚韧娇俏。我俯下身,仔细地看这些渺小的生命,它们像是在某个晨曦中集体相遇,又不约而同地在这寒冬里绽放开来。

“妈妈,这些花好漂亮!”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说道。

“是啊,它们真漂亮。”我回答,目光却不自觉地凝视那根藤蔓。它并不粗壮,甚至有些柔弱,然而它却支撑着七朵小花,使其在严寒中盛

开。这不禁让我想到,或许这便是生命的顽强与美丽所在。

冬天的山本应是沉静的,但眼前的一幕却赋予了这个季节新的意义。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,而这一根藤条则是连接这些奇迹的生命线。

看着孩子纯真的笑容,我不由得思考,这种自然生命的美丽与城市生活的繁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,人们的步伐总是那样匆忙。在这里,在这初冬的山上,时间仿佛凝固,心灵也得到了洗涤。

我和孩子在藤蔓旁坐了下来,静静地欣赏这些美丽的小花。它们在寒风中微微颤动,像是在跳一支优美的舞蹈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们的身上,斑驳的光影像是与我们一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

“妈妈,这些花会一直开着吗?”孩子仰起头问我,眼中满是好奇。我微笑着摇摇头:“它们可能会开一阵子,最终会凋谢。不过,明年这个时候,我们再来这里看,一定会有新的花开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然后起身继续他的探险。

一根藤上七朵花,仿佛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约定。它们相聚、相守,成就了这一季的美丽。而我们,有幸在这初冬时节与它们相遇,也是一种缘分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堆雪人】

雪花飘扬,孩子们笑声荡漾。他们用最轻柔的雪塑成了一个圆溜溜的雪球。雪球愈滚愈大,他们开始打扮雪球。用两粒晶亮石子当眼睛,将胡萝卜当成俏皮的鼻子,弯弯笑痕勾勒出嘴巴的模样,最后给雪人戴上帽子。雪人憨态可掬,笑容灿烂,真像一件艺术珍品。
——庞步高